



· 戏剧小丛书 ·

小 評 剧

对 誰 說

王 克 遜 著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88
3.2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个农民作者写的小評剧。故事是这样：赵大娘有几十斤錢麻，想卖給供銷社，給儿媳买一双皮鞋。正在这时候，投机倒把的李老疙瘩来了，一番花言巧語，將她的麻买去。

赵大娘的儿媳薛坤知道后，劝說了婆婆，終于又把麻卖給了供銷社。

这个剧本，諷刺了投机倒把的李老疙瘩；批判了爱小便宜的赵大娘；歌颂了敢于向坏人坏事斗争的薛坤。

剧中只有三个人物，独幕独場，适于业余剧团演出。

卖 給 誰 对

王 克 遜 著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规格·32印张·13,000字·印数：1—20,000 1958年7月第1版
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090·407 定价（7）0.07元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，开展农村文化工作的需要，我們特为各地文化館、俱乐部和业余剧团編輯了这套戏剧小丛书。

这套丛书以小剧戏为主，也适当編选小歌剧、影剧和快板剧等，內容将尽量做到密切配合当前斗争，密切联系实际，反映农村现实生活。形式力求做到剧短、人物少、布景简单，以适合业余剧团演出。

为了編好这套丛书，我們希望各地文化館、俱乐部和业余剧团广为宣傳利用，及时提出意見。并希望作者、业余作者多支持，提供稿件。

1958年4月22日

时 間：春天的傍晚。

地 点：东北某农村。

人 物：梁靜坤，二十岁。简称坤。

赵母，五十多岁。梁靜坤的婆婆。简称母。

李老疙瘩，四十来岁。简称李。

布 景：普通农民家里，屋內有一張带抽屉的桌子。从玻璃窗能看見院子里。

幕 启：母，高兴的擻着麻。山崗上傳来布谷鳥的叫声。

母：（唱）风吹吹遍地青楊柳发芽，
布谷鳥声声唱呼唤农家。
社員們欢喜喜把地儿下，
咱儿媳当組长人人都把她夸。
咱們家入社后生活变了样，
生活好乐的我心里象开花。
昨下晚咱娘俩灯下来說話，
她說是供销社下乡来收麻。
咱这麻长短足有八尺八，
麻疋又細又光滑。
我擻一擻来扎成把，
下晌把它卖给国家。
（往窗外看了看）
正擻麻見窗外来了人一个，

(夹白)我当是誰呢？

原来是前街的李老疙瘩。

大春天挺忙挺忙的，他不干活滿街鑽来鑽去，象个猴似的……。(李老疙瘩隔窗戶，用手指赵母)

李：(唱)老东西你背地把我来罵，

(夹白)我若是个猴？(李进屋)

你說你倒是个什么？

母：死貨，一点亏也不吃。

李：我长这么大也沒吃过亏呀！

母：得啦，別要你那两片嘴啦。(递烟袋)坐吧！抽袋烟吧！

李：我这有。(掏出紙烟抽着)

母：你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！

李：沒有什么事，老嫂子了，还不得来瞧瞧你。

母：嘴可倒好，心哪！……

李：心也不坏呀！(見麻)大嫂！你这麻……。

母：我这麻，是去年在园子种的，你看有多么干淨。咱堡子也得算是第一份。

李：你呀！

(唱)你真是王婆子卖西瓜，

自己卖来自己夸。

母：(唱)你真是狗咬耗子多把事管，

我自己的东西爱夸我就夸。

李：(唱)大嫂，跟你說句正經話，

你們家有多少这样的麻？

母：(唱)大概有三十斤不差上下，

你問我有多少这是为什么？

李：我听說……。

母：你听說什么？

李：我听说你要卖，是吗？

母：是啊！你没看见我扎上把丁吗？

李：卖几个钱花也对呀！

（唱）听说她的麻要卖出手，
不由我心里乐悠悠，
看起来我老李要把时运走，
这趟买卖一定能顺溜。
走上前拿起麻用手一抖，
从上到下细看从头。

母：（唱）叫一声老疙瘩给我放下手，
你抖摸我的麻是何原由？

李：（唱）好货不怕看，为啥不讓瞅？

（夹白）你不是說卖嗎？

看好货我給錢就把它留。

母：（唱）你看也是白看，你瞅也是白瞅，
供销社下乡来今天把它收。

李：要卖给供销社？（思考）

母：对啦！

李：（唱）供销社給价低工錢都不够，
卖給我价钱高一定能出头。

母：（唱）你还要跟供销社来抢购，
我看你真有点不知道愁。

李：（唱）各买各的貨怎么算抢购？
我老李买东西不会“小摳求”，

你这麻买一斤給你一元六，

（夹白）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有这个店啦！

你可別错过了这个好时候。

母：怎么？（思索，摇头）

李：一斤比卖给供销社多好几角钱呀！

（唱）我看你真有点不知香和臭，

一斤麻一元六你还晃的什么头？

母：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呀！

（唱）我昨天跟媳妇已经合计，

把这麻卖到那供销社里。

李：大嫂啊！

（唱）过日子哪一样都得算计，

多卖钱你能够多买东西。

你别净听媳妇的话，你这三十来斤麻若多卖几个钱，买衣裳能买好几件，买鞋也能买两双。买点啥不是好的！大嫂，你说呢？

母：可是她老叔，你提起话我才想起来，去年冬西院小李回来住家，到咱家来串门穿了双皮鞋，把咱媳妇稀罕个满眼。我叫她到社里取几个钱买一双，她又舍不得花钱。春节，你侄回来，我叫他回去给买一双，到现在还没给买回来。你走南闯北的，不好行点好给捎一双回来？

李：那行，那太行啦！

母：你给捎回来，我好好谢谢你。

李：咱两家多少老街坊了，这点小事你还提谢字，那不也太薄啦！

母：那好，我给量个制。（拿个袜棍量鞋）就照这么大小，西院小李穿的那个样你看见了没有？

李：（接鞋制）看见了，管保买不错。

母：是黑的，皮子要亮一点的。

李：你放心吧！可是这麻呢？大嫂？

母：麻？

李：看看！净顾你媳妇的事了，把我的事倒忘了。

母：（难心地）咳！

（唱）我有心这份麻不卖给他，
給媳妇买皮鞋求了人家，
人家满口把我应允，
我怎能說出不卖麻。

（思索）

我把麻卖給他倒不要紧，
媳妇她回家問我說个啥。

李：（唱）大嫂你老半天怎么不說話？
叫我看这么大的价你趁早卖了它。

母：我昨天跟媳妇……。

李：（唱）鬧半天你还是把媳妇怕，
老东西你还是叫媳妇来当家。

母：（唱）她老叔你說的这是哪里話，
过日子講和气倒不是誰当家。

李：（唱）这件事我看你不用把她怕，
侄媳妇更明白不是个傻瓜，
多卖錢是給她把皮鞋买，
她回来决不能說出什么。

你多卖几个錢，你媳妇这不是白捡双皮鞋穿，她怎么还能不乐意呢？你真是都老糊涂了。

母：（思考）可也是呀！那我就卖給你。

李：你找个秤，称一称吧，大嫂。

母：（拿麻进屋，拿秤、麻包又出来）这是三十斤零半两，你看看。

李：（看秤）我信着你了。

母：你用什么家什拿？

李：你借給我这个包皮吧！

母：你馬馬虎虎的若給丟了呢？

李：丢了赔你一个，看你这个小店劲。（掏钱）先给你这三十元，其余等回来再算。

母：（接钱）行啊！（点钱）

李：我走了，大嫂。（拿麻包下）

母：你可别忘啦！（把钱放在桌子的抽屉里）明几个给媳妇再做两件衣裳，她一天象小燕似的的老也不闲着，遇事出去开个会演个剧五的好穿。我当老太太的也跟着光彩呀！

（梁静坤高兴地拿着一封信上）

坤：（唱）桃杏花开在山前，
小燕双双又回还，
唧泥叨草把窝聚，
飞来飞去不时闲。
看起来为人必须爱劳动，
鸟不辛勤都怕受飢寒。
大家伙高高兴兴把地儿种，
天晌午散了工都把家还。
今早晨咱姐姐来了一封信，
拿回家交给妈妈看周全。
老婆心疼儿女时常挂念，
老人家见了信一定喜欢。
梁静坤我迈步把房门进，

妈！

母：（唱）天晌午儿媳她散工把家还。

这一头晌我啥活也没干。

坤：家里炕上地下都得妈你一个人手到，零零碎碎的不显活呀！
咱家来信了，妈！

母：谁来的，是你女婿来的呀？

坤：不是，是姐姐来的。

母：你姐姐，她好几个月没来信啦！

(唱)大闺女来了信媳妇拿回家，
乐的我心里头如同开了花。
常言说当妈的一股肠子扯八下，
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差。
叫媳妇打开信你念一念，
我听听信里边写的什么？

坤：(看信)

(唱)梁静坤打开信细看上下，
信里的事儿告诉妈妈。
姐姐家人都好不让你老把心挂，
给孩子要做鞋买不着麻，
正月时跑买卖的卖的价太大，
买一斤就得花两元七八。
因为贵她没买现在又没有，
她叫咱在这边给买几斤麻。
让你老抽空儿把绳给纺，
种完地姐夫他能到咱家。
到咱这把你老前来探望，
临走时麻绳儿他往回拿。

母：(唱)听媳妇一句句把信念罢，
为什么南城买不着麻？

(有些感歎，自语)

我方才这事儿办的有点差，
大闺女来要麻叫我抓了瞎。

坤：(唱)走进前忙开口叫了声妈，
这都是捣动买卖的剥削了大家，
他们不劳动投机又倒把，

一斤麻拿到南城就卖两元七八，
他们没长心他们的眼睛瞎，
时刻想往资本主义道上爬。

母：这些人真可恨。

坤：妈！还有那些爱小便宜的人哪！

(唱)嘴里说的是漂亮话，
心里想把东西多卖钱花，
把东西卖给私商去倒把，
劳动人买东西得多把钱花，
那真是自己配药自己吃，
想剥削别人倒剥削了自己家。

母：啊！那是……。

坤：(唱)西头王大妈，
做事有点差，
不听政府话，
跟私商乱勾搭，
私商给她价钱大，
她偷偷的卖了麻。
前天地当队长说些漂亮话，
她说是要把麻卖给国家，
昨下晌她又变了挂，
她把麻卖给了李老疙瘩。

她这叫办的什么事，妈！你说呢？

母：(难为情地)这事她办的……。

坤：(唱)简直她忘了本，
一点不顾大家。
别人把她问，
她还直吧吧，

登上了黑板报，

今天批評了她。

母：（感歎地）啊！怎么还登板报啦？

坤：是呀！队长說：下晌把你老也写出来叫大伙看看。

母：啊！还要登我？

坤：（唱）队长把你夸，

爱社爱国家，

投資起带头，

公債你先拿，

处处听党的話，

今天又要卖麻。

样样都积极，

不象王大媽。

表揚表揚你，

批評批評她。

队长說：叫大伙跟你老学习学习哪！

母：啊！跟我学？

（唱）聞听媳妇講的話，

心里好似鋼針扎，

臉上发热象巴掌打，

这可要把我的老臉皮扒。

咳！媳妇我……。 （跪下）

坤：媽！你怎么了？（連下）你上哪去？（又上）

（唱）我媽媽慌張張又上哪去？

什么事老人家这样着急？

（夾白）不能有什么事呀！（看地下）

見一个秫秸棍哈腰撿起，

这必是我媽她量什么用的。

麻秧子一团团扔了一地，
看起来老人家可真积极，
說是卖麻就把麻攏，
轉回身把这棍擱在抽屉里。
进里屋拿出来笤帚一把，
把这些碎麻秧子扫出去。

(坤扫地)(李老疙瘩背麻包上)

李：(唱)李老六背着麻还没到家，
想起了量的鞋制还没拿，
这双鞋买回来也能把皮扒，
轉眼間来到了老赵家。

大嫂！大嫂！（坤一抬头）哎哟！是侄媳妇呀！你媽呢？

坤：剛才出去，有事嗎？

李：沒有，沒有什么事。我是上……。

坤：拿这么大个包袱，又要上哪去？队里春耕生产这样忙，你还是別跑了。老叔啊！

李：不，我出趟門。

坤：前天队长找你談話，你不是說往后不跑了嗎？老叔，你可知道咱們都是社員哪！咱們要凭着两只手从土地里找生活，那才是光荣呢，除了依靠劳动，想投机取巧不爱劳动这全是不体面的事呀！

李：(不耐煩地)这我明白。(坤摸麻包)

坤：是麻！（自語地）队长說：王大媽的麻是卖給北大屯姓李的了，原来是卖給他啦！

(唱)上前来我把那李老六叫，
你不該走旧路还把大肚子学，
南一趟北一趟把买卖来跑，
吃飞食想外快淨耍花招，

供銷社到乡下来把麻买，
你偷偷摸摸买了一大包，
供銷社好象是大墙一道，
堵死了資本主义路一条。
你不該背地里挖牆角，
这道墙是人民砌又穩又牢。

李：（唱）說的我一陣陣火往上冒，
又一想得忍耐別把事弄糟。
侄媳婦你何必又吵又鬧，
你婆婆她求我給你把鞋捎。

我是來取鞋制來了，侄媳婦看你倒跟我吵吵起來了。

坤：（唱）听他說到咱家來把鞋制要，
我媽媽求了他給我把鞋捎。

李：可不是怎的，你這一鬧我好磨不開。快給找鞋制吧。

坤：（思考）我不買。

李：別辜負了你婆婆的心思呀！侄媳婦。

坤：買鞋呀！

（唱）我買鞋也不用你來給捎，
你不定又想着要什麼花招，
我勸你把這麻送到生產隊，
若不然我一定不能把你饒。

李：（唱）說此話你不怕把你牙閃掉，
你看我倒成了一個熊蛋包。
我這麻哪來的你可知道？

坤：哪來的？

李：（唱）是你媽賣給我這一大包。

坤：是什麼？

李：是你媽賣給我的。

坤：啊！我媽？

李：那可不。

坤：（难过地）咳！媽呀！

（唱）聞此言急的我火往上撞，

媽媽你做这事太不应当。

怪不得我說話她的神色两个样，

她方才往外走慌里慌张。

这都怪我媽她还有旧思想，

为什么这件事不跟我商量。

叫一声李老叔把麻給留下，

說什麼也不能叫你拿出庄。

李：（唱）这包麻要留下你是妄想，

这本是你婆婆亲自主張。

坤：我婆婆卖的……。

李：那可不。

坤：老叔啊！

（唱）我媽卖的是我媽的錯，

誰对誰不对咱們队上說。

李：（唱）侄媳妇你办事不要任性，

你娘俩过日子可別鬧不和。

坤：（唱）不怕鬧不和就怕做事錯，

我媽她慢慢的也会鬧明白。

李：东西卖給人家了你还往回要，侄媳妇你得給你婆婆留一面呀！

再說人一个嘴沒有长两个舌头的呀！

坤：我得看是什么东西，还分看卖給誰，这麻供銷社买，就是不收也不能卖給你去剝削人。

李：这是你媽卖的。

坤：我媽卖錯了。

李：那你就管不着了。

坤：管不着，別說我是自己家的人，这样事大伙誰都能管着。

李：反正你婆婆卖給我的，你管不了你婆婆。（拿起包，欲走）（坤上前扯住）

坤：你給我放下。（二人夺）好，我找队长去！

李：啊！找队长呀！

（唱）这点事侄媳妇你何必这个样，
咱两家本来是多少年的老街坊。
这点麻別說是我还給錢买，
不給錢也不能把咱們的和气伤。
再說是你婆婆她也不傻，
多卖錢为給你买皮鞋一双。

侄媳妇你这不是白捡一双皮鞋穿呀！

坤：皮鞋……。

李：可不是白捡双皮鞋穿怎的。

坤：用大伙的錢，我买皮鞋，我买大氅穿也不美。告訴你，你別在我跟前要花招。

李：（覺着沒有希望地）实在不卖就拉倒，咱两家別为这点事，伤了老邻居的感情。

坤：（把麻包送进里屋下叉上）

李：侄媳妇把錢找給我吧！

坤：你給了多少錢？

李：三十元。

坤：等下晚再給你。

李：那不行，我还能騙了你？

坤：你要听明白，我也不是怕你騙，你这三十元錢有你三十元錢在，供銷社在队里收麻，我妈卖麻，你买麻，咱把这問題弄明白，我妈和你应不應該这样做，再給你也不晚。

李：侄媳妇，为这点小事，惊动起来你婆婆也不好看哪！（难心地）
咳！

坤：（坚定地）不管好看不好看，事情做错了，不管是誰也应该受批評。

李：哎呀！（自舞）这点事遇見她就鬧糟了，我赶紧找大嫂回来把話說开。（下）

坤：（从抽屉拿出鞋制）咳！媽呀！

（唱）媽媽她实心意把我疼爱，
怕我苦怕我累时刻挂心怀，
她拿我当做个姑娘看待，

（夹白）她怕我干活累着。

天不亮偷偷的把飯鍋燒开。
她为了給我把皮鞋儿买，
才把麻卖給私商一步走歪。
怨媽媽見識淺眼光太窄，
一时糊涂沒看明白。
只顧着咱自己多把錢卖，
損害了大伙的利益不应该。
恨奸商你們的心眼儿太坏，
从今后一定不叫你們把头抬。
这些麻要回来供銷社里卖，

（起母，懊悔地上）

母：（唱）沒找着李老疙瘩轉回家来。

坤：媽回来了。

母：媽！媽給你們打臉啦！媽为了多卖几个錢，媽为了給你捐鞋，
把麻卖給李老疙瘩啦！（难过地哭起来）他已走啦！

坤：（唱）見媽媽她后悔心中难过，
我想說的話口儿难开。